

文章正宗

五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

議論

王斗對齊宣王

戰國策下同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人。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

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抃

之。抃。失也。春秋傳。抃子辱矣。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

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

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近於戲玩。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

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

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

嬀。西施。王宮已克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

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

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

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

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按此篇生亂語。失之太峻。四好之譏。亦隣於戲玩。而大概要有取焉。齊策又有顏歠者。進說與斗畧同。而其言有曰：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臣。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歠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娛。此亦名言也。以其大體不粹。故削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

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纏束書於矢上也。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養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

惑栗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
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
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反比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
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此下云云
言燕將之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
非實事也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
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
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魏。世世稱寡。與齊久存。

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

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鮑氏曰。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宜爲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

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取于其文而不察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

楚人

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

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

專淫佚侈靡。不顧國

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

悖。背道也。將以為楚國

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

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

留以觀之。

淹。亦留。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上

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

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

於是使人發

騶騶御也

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

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

牢。閑養之圈。

未

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

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

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蛭而食之。

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

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

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棲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

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

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

鯉。仰嚙蘆衡。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

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盧可

爲鏃。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

矰。矰利也。矰以石着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以繫矢從高

然。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

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

以朱絲而見之也。

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夫秦王。

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忤。

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

地。

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爲無事。此策爲有力焉。

觸讐請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爲質。

長安孝成母弟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

太后明謂左右。有後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

面。左師

官名

觸讟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

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不

見。宜得罪。今

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

郤。郤同。以已病足。因恐后不能

前亦自怨及人也。

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

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

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

息其子。舒祺名也。

最少。不肖。而臣

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尸視之服。所以衛王宮謂袷服也。

以衛王宮。

沒死以聞。沒者沉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

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

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

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

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于燕

乃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

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

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

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挾重器多也。

重器謂金玉。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

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

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

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

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賢士聞之曰。人

賢士之聞之曰。人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觸讐諒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

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